

理想者文丛

..... shijieyuni de jiaoluo



世界与你的角落

张 炜 著



世界变了→

可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

这些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规则→

这些世界上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随着瞬息万变的

当代生活而发生根本改变→ 它们没有随着流行的时尚大幅度摇摆→

甚至其中的绝大部分压根就没有变。原来它们比我们想像的要坚硬得多
像是化不开的确石



shijieyuni de jiaoluo

昆仑出版社

世界与你的角落 de jiaoluo

理想者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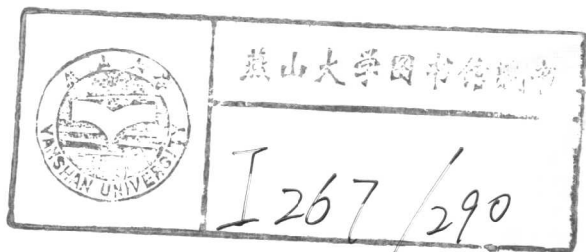
shijieyuni
de jiaoluo



.....
张炜 著

世界与你的角落

▲ 昆仑出版社



0653894

- 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与你的角落/张炜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040-687-3

I. 世…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467 号

书 名: 世界与你的角落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张 鹰

装帧设计: 符晓笛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8.25

插 页: 2

印 数: 1-101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87-3 / I·496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1987年9月访问德国，在西德一侧的“柏林墙”下。



↑ 1993年10月在烟台大学参加“张锋文学周”。

→ 1993年在烟台师范学院附中，与老师、作家肖平在一起。



↑ 1981年春天在山东龙口海滨与渔民交谈。写作《声音》等短篇小说时期。

↓ 1993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为大学生签名留念。





←1994年暮春，参观山东菏泽牡丹园。右为当时在园内挂职任副乡长的作家沙利哈尔。



↑1994年在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室查阅。当时正为写作《瀛洲恩絮录》做准备。



↓1996年夏天访问美国波士顿。在瓦尔登湖畔梭罗的雕像和小木屋前。



↑1996年夏天访问美国，在纽约世贸中心。



←2000年3月，应法国国家图书馆邀请访法。

世
与
落



2000年3月。应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邀请访意。在古城堡参观。

理想者的姿态与担承

——“理想者文丛”出版导言

“理想”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词，一个多么干净的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曾经让我们从内心感到神圣、感到纤尘不染的词，竟然被人们静静地晾在一边，并让它在静静的遗忘中蒙受着无数脚步所踏起的灰尘？从这，我们就不难体味那些理想者的境遇了：他们肩披风霜，远离闹市，但却独自担承着全社会和全民族本该担承的重负，在艰难而踽踽地向前跋涉。虽然他们的身影有些孤单，虽然他们必须时刻隐忍心灵的呻吟和疼痛，但他们却从不会停下来茫然四顾，也绝不会对社会的浮尘和内心的不洁作任何妥协。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队伍，我们曾经引为骄傲但却日渐变得平庸和无聊的文学领域需要这样的理想者，就如同大地需要山峰，江河需要急流，黑暗的天空需要闪电和雷霆。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理想者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高远的志趣、睿智的目光与坚韧的意志；他们既超拔又入世：超拔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云端眺望现世，入世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现实的沃土上；同时，他们又是那种孜孜不倦于精神的追求并将这种精神投注于现实之中的人。因此，他们理应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敬重和推崇。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对她的这些理想者置若罔闻，那就不是这些理想者自己的悲哀了。

说到此，我们以“理想者文丛”命名，并将韩少功的《完美的假定》、张炜的《世界与你的角落》和南帆的《没有重量的生存》三部作品集束出版，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这三位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已无须赘言。而他们在书里以





坚忍不拔的理想主义精神关注社会人生,同时对社会人生所保持的那种热烈的人文主义情怀,还有他们对文学家园的坚守和孜孜不倦的探索,则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掂量出来的。可以说,这三部作品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而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或社会价值。

必须着重强调的是,理想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担承。作家没有思想,就如同人没有灵魂。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学所缺失的恰恰就是灵魂。在这三部散文随笔集中,每个作者都似乎随意而为,无所拘束,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几乎无不摄入他们的艺术视野之中,其艺术表现方式也是洒脱而自由的;但作品的字里行间又无不流宕着理想者对于社会人生的那种热情与执著,由此可以说,他们的文字,是用心灵写成的,是理想者的一种精神的灌注。作家博大的胸怀以及投注到文字中的大的气象,也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文化界一直有人在倡导“大散文”,实际上,散文之大,并不在于气象之大,也不在于内容之大,而在于作家本身的立场,在于作家是否有一颗博大丰富的理想者的心灵与情怀。因此,我们的“理想者文丛”所呼唤、所渴盼的不仅是散文气象与风格的博大,亦或文学意义上的变革与求新,而是作家、思想家以及一切人文学者理想主义精神的高蹈与张扬。

当代中国多么渴望这样的理想者,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多么缺乏因而又多么期盼这样的理想者。基于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思想家、学者加入到我们的“理想者文丛”的写作中来——因为,面对在文化和文学领域逐渐成为“稀有动物”的理想者,我们的“理想者文丛”的胸怀应该是博大而开放的,风格应该是自由而洒脱的,精神应该是热烈而激昂的。同样,一切理想者所具有的高贵与智慧,都应该被它吸收和接纳。

理想者是永恒的!



.....

contents

目录

- 1→理想者的姿态与担承
- 1→爱与同情
- 3→中年的阅读
- 6→纸与笔的温情
- 11→世界与你的角落
- 35→作家的出场方式
- 37→责任,理性和浪漫
- 42→自尊与确定
- 44→交流的期待和欲望
- 52→文学三极与一次性出版
- 63→文学的现代性
- 74→文学的自我提醒
- 92→艺术和友谊的悲悼
- 98→方式和内心需要
- 108→读本,新作及其他
- 112→遥远的我
- 121→伦理内容与形式意味
- 141→对世界的感情
- 151→你在哪里?
- 155→时髦或边缘
- 161→当代阅读
- 183→三次同行小记
- 191→北国的安逸
- 194→筑万松浦记
- 204→人的用具
- 208→冬夜笔记

爱与同情

我们常常呼唤爱心,渴望它能频繁地、大面积地出现。我们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按常理最不应该缺乏的就是爱心。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仁”字总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可是实际情形却往往不尽如此,人们今天最需要的仍然还是一种相互关切,是对于亲情暖意的深长期待。我们痛感生活中的爱心还是太少,同情还是太少——同情常常也是爱的开始。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愿望和精神,是所有文明社会中最不陌生、最常见和最可以理解的。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数字时代,我们可以质询商业角逐的道德,但却不能忽视民族素质的差异。同样的商业社会,不同的族群往往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我们今天不断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实在担心“恻隐之心人皆失之”。

竞争是强者的事业,激烈的竞争会伤害同情心,但却不可能彻底摧毁它。一个真正的强者必会有仁慈的智慧。我们看到的大量现代竞争故事一旦抽掉了爱的内容,最后也就变成了一个失败的故事。所以说,如果能够在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中行动起来,动手编织一个同情与爱的故事,将是极为迷人的。

我们现在正做的事业,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只慈爱之手也可以拨动人的欲望。既然人的欲望是复杂的,它闪烁着斑驳的颜色,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其中最绚丽的一丝抽取并加以汇集,编织出这个时代的希望之锦。它应该闪耀出温暖的光芒,





它应该照耀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不必总是哀叹欲望的罪恶;恰恰相反,我们要在现实中坚忍地、更为积极地去涵制和培育。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一块欲望的土壤上,重要的是看我们正专心种植什么东西。

泛泛而谈爱与同情,关于它的空洞无物的议论,非但无济于事,而且还极有可能把它塑造成一种人人皆知,却又是无一人愿意实施的概念。因此严格讲来更是一个行动的概念,而不单是一个用来吁请的口号。任何脚踏实地的工作,都是对于爱心的最好理解。

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纪,一切正从头做起。我们的行动当贯彻深刻的理性,洋溢着炙人的热情。

2002年4月4日于龙口

中年的阅读

我们以前不太知道年龄与阅读的关系。比如不到中年,就不知道中年人读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中年,各种各样的兴趣。这里只是说了一种。

随着年龄的增长,书会像潮水一样涌来。不能随便歌颂书了,书往往是一些垃圾。清除垃圾很难,但起码可以绕开,绕得越远越好。当然有时候对于某些书的疏离,不只是书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人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他的心情变了。

人们之间议论起读书,常常只关心读什么,而很少注意到不读什么。从来不读、连眼睛也不转过去的是哪一类书?这种阅读的境界可能更重要一点。

让青少年兴奋的书,中老年人不一定看。人一到了中年,心情就多多少少变得苍凉了。中年人的情感既结实又朴素,这就影响到书的选择。有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中年人是很多的,而且他们因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其判断力更加让人重视。他们有可能在深层上左右着阅读的方向和趣味。中年人更愿意看真实事件和场景的记录,比如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一些游历笔记,回忆录和目击记,地理勘察录,探险记等等。在这种阅读中有一些特别的快感,那是因为整个过程始终伴随了这样的提醒:这些文字是真实的。

作伪的“实录”也有很多,但它们仍然是以标举真实为前提的。真实的,曾经发生过的,也就具有了极大的参考性,而且比较起来更能刺激联想。人一过中年就越发讨厌杜撰,十分警惕虚构的文字。所以,中年人一般来说对小说和诗之类,是非常挑剔的。如果一本书



的前提是虚构,那么它在中年人的面前将接受非常严格的考验。虚构即编造,这很容易变得轻浮和廉价。一篇写得疙疙瘩瘩的实录文字,也远比一篇浮华的小说更能吸引人。中年人关心的是:在异地他乡,在另一个时空里,到底实实在在发生过什么?

比起已经发生的事实,他们不太重视各种各样的假设,哪怕这种假设十分巧妙。

一个从事虚构文字的作者面对着一位中年人,往往是很尴尬的。这对创作者甚至显得残酷了一些。虚构一事,很容易变成低一等的工作——这往往也是已届中年的写作者迟来的觉悟。自古以来,文字最重要的价值即是:将发生的一切记下来,忠实,无欺。文字在诞生之初确是担负了忠实记录的职责的,而且毫不含糊。谁如果歪曲了事实,那就等于是对文字本身的侮辱。

对于中年人来说,读与写几乎是同一码事,有相似的意义。中年人对文字的心情比年轻人朴素多了,他们不再有过多的奢求。但是中年人的好奇心不是减少和蜕化了,而是变得更加深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阅历的读者并不会一味排斥创作,不会一概拒绝虚构。问题是虚构作品怎样抵御其他文字坚实而强大的魅力,这才值得好好探究。

让虚构不那么拙劣,这对于写作者将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想像往往比现实更窘迫,想像的园地比起真实的土壤总是显得过分逼仄了。在科技信息时代,人类某些机能的蜕化是很快的,比如想像力。现代的想像空间经过了一再压缩,却在这种羸弱局促之地拥挤和簇生了一种叫做“小说”的攀援植物。于是,相互投影,因袭,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极为无聊的敷衍,也就成为常态。虚构作品要么足以吸引一个阅历深长的人,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要么就甘心退出这些人的视野。他们所面对的文字,要营造出童话般的神奇,能够撩拨味蕾、牵引思维的触角。他们经验的世界要求射进炫目的灵光,而且还要足够锋利。

语言艺术的冶炼者要有超凡脱俗的趣味,银匠般的耐心,打造极

其微妙的细部,以及拥有最为重要的——超人的想像力。他们具备自然而怪异的品质,刺目的个性,柔弱或激烈的情怀。总之要有一个独特的、陌生的、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即便让心灰意冷的男人也驻足不前,流连忘返。这时,虚构作品就会成为纪实文字不能取代之物,它们将使人的灵魂欣悦。

现代的中年人经过了五千年的文明沤制,再加上声光电子的风鞭日晒,面部的突出特征是:冷漠。苍老积蓄在内部,难得真正一展笑颜。谁想向他们一示新鲜,那将是难而又难的一件事。一部书,一段文字,只要打上了“虚构”的印记,也就难逃严苛的质检。这大概是许多文字的玩弄者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人在心理上脱离了童稚阶段,在精神追求方面就会转向一些更便捷更实在的方式。他们除了对“真实”产生兴趣,或许还会从文字本身索取快感。但这时的文字必须是真正令人陶醉的,必须确定无疑地升华为“语言艺术”。一种常人所没有的语感,一种被质朴稍稍遮罩了的精到与刻意,一种令人痛快击节的简洁,都能使一个老到的读者为之一振。

从阅读和接受的意义上谈论中年,当然主要是针对了一种心灵指标。毋庸讳言,有人常常要让浮浅和粗陋陪伴一生,他们或许永远也走不到“中年”这条线上。这就是另一种阅读了。谁也无法阻拦一个人去咀嚼破破烂烂的故事,或者紧盯着屏幕上摇摇晃晃的大头。这自然不在讨论之列。

简单一点概括,可以说匆忙的现代并没有排斥阅读,冷漠的心情也不可能完全摒弃文字;只不过读者进一步分化了,其中有一部分极为重要的读者正在做出这样的抉择:或者是真实的记载,或者是绝妙的虚构。对他们来说,时下那些如潮似涌的印刷品,那些一般意义上的文字,都将被搁置,或交给另一些人。

2002年2月2日于龙口





纸与笔的温情

尽管最早的文学不是写在纸上的,但用纸和笔成就文学却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它简直是很古老的事情了。更早是用竹简木片、兽皮锦帛加刀锥羽毛之类,用这些记录语言和心思,传达各种各样的快乐和智慧。后来有了纸,也有了很好的笔,如钢笔。这就让文学作家更加方便了,快乐了。

他们有可能因此写得更多了吗?当然是这样。但是并不能保证写得更好。

纸与笔使作家写得更快了一些,特别是钢笔,内有水胆,不用蘸墨水了,所以中国人一直叫它为“自来水笔”。墨水自来,多么方便,那么写作者在写作时,等待的永远只是脑子里的东西了。而在古老的时期就不是这样,古老的时期,人想好了一句话,要费许多力气才能记下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处在等待的地位?是工具还是思想?这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在写作中也许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有人以为工具的问题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问题,我不那样看。特别在今天的作家那里,总愿意证明电脑打字机的诸多好处,证明它的有益无害。也许真的是这样。不过另有一些人心里装着的却是一个反证明,他们很想证明它对写作是有害的,只苦于无法像数学家、物理学家一样得出求证罢了。

在缺纸少笔的时代,在竹简时代,人们为了记录的方便,就尽可能把句子弄得精短,非常非常精短。读中国古文的人都有这个体会,那时的文字简洁凝练到了极点,大多数的词只有一个字。现代汉语

的词则要由两个字或更多的字组成。把一段古文翻译成现代语文，一般要增加两到三倍的长度。

中国古典文学的美，美到了无与伦比，难以取代。有人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也是不能取代的。也许，那是因为它就这样了，它已经无法变成另外一种模样了。但是起码现在的人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峰仍然在古代。为什么？理由很多了，我看其中的一个理由大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因为书写工具的变化，是它的缘故。

西方的文学是不是与中国文学走了同样的轨迹，我手里没有更多的资料，还说不准。

总之从古到今可以这样概括：工具变得越来越巧妙越来越灵便，文学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品质也在改变，但却不是越变越好了。其实文学写作无非是这样：用文字组成意趣，它一句话的巧妙，思想的深邃，着一字而牵连大局。这一切都得慢慢来才行，要一直想好了，再记下来。这个过程太快了不行。工具本身既然有速度的区别，那么速度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催促和破坏思想了。这是个简单的原理。

显而易见，现代写作工具的速度在催逼艺术，催逼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粗糙的艺术。实际上，许多古老的艺术门类就是这样，它一旦离开了对原有的生产方式的维护，背弃了这种方式，也就开始踏上了死亡的道路。它会慢慢消失。文学似乎仅仅是一种写在纸（竹简、帛）上的、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个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惊呼，说文学阅读正在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他们这是在悲叹文学的命运，它极有可能迎来最终的消亡。

如果这种恐惧有一定的真实依据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今天的文学大多已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了。这一来它就与其他的视听产品，与其他的娱乐方式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它们的品质大同小异。

现在的文字通过键盘，以数字方式输入，闪现在荧屏上。阅读和传递也是以数字方式实现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还有个要命的网。





当然,现在主要的文学作品最终也要印在纸上,但那只是以数字方式输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数字转化而已。就在这种转化当中,有一些最重要的特质被滤掉了。这种特质是什么,我们暂时还不能准确地知道,但我们大致可以明白,那是诗性——文学中最为核心的东西。

数字的传播和输入方式影响了思维,改变了文学作品的质地和气味,这已经不难察觉。作为时代性的转变,渐渐蔚然成风,终于使各种文学写作发生了流变,甚至也波及传统的写作:那些仍然使用纸和笔的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跟进,无形中模糊了与数字输入品的界限。

我们都知道,中国汉语使用一种象形文字,那么写字就等于是对物体形状的一次次描摹。当然了,文字进入记录功能愈久,这种描摹的意识就会大大减弱以至于没有。但它的确是有这种功能的,它在人的意识中潜得再深,也还是有的。它也许藏到了人的意识的最深处,藏到了潜意识之中。所以说,从本质上来看,写字是很诗意的一种事情。所以中国有书法艺术,而其他国家的拼音文字就难以形成这一艺术。

以数码形式输入的文字仅仅是一种代码,它的过程取消了描摹的诗意。而人在纸上无数次的描摹所引起的生命冲动,它的快感,它不断重复的联想功能,也都一并取消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看待写作工具的变化,就不仅仅是个速度催逼思想的问题了。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描摹,文字的书写,也是一种描摹。可见它们同质同源。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读者首先看到的总是“文字”,而不是“代码”。这里所说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具有强烈“文字感”的文字。而现在的许多作品正好相反,我们在阅读中首先感到的不是文字,而是一些符号在眼前匆忙掠过,它们只是充任了符号的功能,相当急促地、直接地表达了一种意思或故事。没有了文字感,当然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而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所以,人们痛感文学在消亡,这原来是